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دراسات الثقافة العربية والإسلامية
منظور علم اللغة الثقافي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

——文化语言学视角

国少华 著

时事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

——文化语言学视角

国少华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文化语言学视角/国少华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 8

ISBN 978-7-80232-259-2

I. 阿… II. 国… III. 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关系—阿拉伯语—研究—阿拉伯半岛 IV. B968 H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1466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30.75 字数：530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7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知难而进 磨杵成针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文化语言学视角》序

朱威烈

国少华教授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阿拉伯语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获准立项，我大概是较早听到这消息的人之一。当时最直接的反应：一是题目确属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很突出；二是项目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很大，像个头绪纷繁的大工程，从启动、实施到竣工，步步都有艰难。多少年过去了，其间，不时听她谈起破题布局的构思，蒐集资料的历程，或讲述化解重点难点的设想，融会研究方法的尝试。国老师的勤奋好学、执著钻研，在国内阿语教师中声名素著，难在是一贯的。31年前，国家教委在“文革”后第一次派遣出国进修教师，她与北大仲跻昆老师、我等六人同赴开罗大学学习两年。仲老师和我年龄稍长，当时就对她的的好学好问，留有深刻印象。期满回国后，她在北外潜心从事语言教学和教材编写，逐渐形成了对阿语语言学的深厚积累。1997年时，我曾有幸拜读她第一个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项目《阿拉伯语词汇学》书稿，深感她依然保持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在阿语专业领域的造诣已属不凡。这一次，尽管她承担的项目超出了单纯阿拉伯语的知识范畴，需要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支撑，但我却相信，凭藉她孜孜矻矻的进取之心和求索态度，她是能够修得正果，如愿以偿的。

而今，看到她的项目已经通过专家评审，评价得分均高，不啻是交出了一份令评委满意的答卷。她本人的喜悦，自不待说，作为一名同行，我也深感欣忭，且很钦佩，因为将阿拉伯语与伊斯兰教信仰结合起来，阐述阿拉伯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要素，确实是中国特色阿拉伯学、伊斯兰学建设必须正视并得出回应的任务之一。大家知道，阿拉伯语作为中国高校设立的一门专业，已有60多年历史了，它的主要功能：一是作为专业，要开设有关听、说、读、写、译技能训练的课程，并传授有关语言、文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二是作为

工具，通过它去了解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情况，用于对内的介绍、研究和对外的沟通、交流。国少华老师在书中说：“阿拉伯语是22个阿拉伯国家与地区的官方语言，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也是世界上超过10亿的穆斯林的工作语言”，但在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林林总总的学科和专业中，却始终被称为“小语种”、“少数语种”，是一个小专业、小学科。原因在于阿拉伯语教学科研的本身，尚未同使用它的22个阿拉伯国家与地区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同那里蕴藏的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直接有关的油气资源和广阔市场，同语言所反映的世界最重要的文明体系之一的伊斯兰文明体系等宏大深刻的内涵，建构起有机的紧密联系。从实际情况看，国内发表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教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作者通晓阿拉伯语的并不多，而掌握阿拉伯语的学者，其科研成果则主要集中在纯语言文学领域，涉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论著，又一般不会把语言作为研究对象。正因为此，国老师借助她的语言优势，通过跨文化交际学、文化语言学等研究方法，将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做历史的、系统的考证和比较研究，明确提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核心价值观中最基本的因素，是阿拉伯民族意识和伊斯兰教信仰。阿拉伯语是伊斯兰教的载体和阿拉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维系阿拉伯民族最根本的纽带，是民族文化认同的最典型标志”，无疑是深中肯綮的判断，也是很具创新意蕴的见解。

本书的写作过程，正值“9·11”事件发生后时期。一方面是布什政府把中东伊斯兰国家列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接连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继而又提出“大中东民主倡议”，其实质是美欲挟优势军力之威，迫使中东伊斯兰国家特别是其中的主体阿拉伯国家接受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去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以弭除它们所谓的“民主赤字”，接受它们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内部，宗教极端主义思潮仍在蔓延，它孽生出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组织，不断制造破坏社会稳定和殃及无辜民众的暴力恐怖事件。处在内外高压之下的伊斯兰国家政权，无论是出于维护自身体制和安全的需要，还是为了消除西方国家盛行多时的“伊斯兰威胁论”，都有必要正面阐述当代伊斯兰社会的价值观。与此有关的，我所见到的最具权威性文件，是2007年3月27~29日在沙特阿拉伯召开的阿拉伯峰会发表的《利雅得宣言》，它在简明扼要地概述阿拉伯民族当前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强调必须恢复阿拉伯的团结精神、维护阿拉伯的集体安全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阿拉伯行动之后，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如认真强化阿拉伯身份，优先发展教

育,开展教科文化领域的阿拉伯共同行动,弘扬温和、包容、对话、开放的文化,拒绝一切形式上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各种偏激的种族主义倾向……等。其中,有两处醒目地提到了阿拉伯语,一处是:“阿拉伯主义并不是一个种族主义概念,而是一种统一的文化身份。阿拉伯语承担着这种文化身份的载体和遗产守护者作用,它是一种建立在精神、道德、人文价值理念上的共同文明框架……”;另一处是:要“开展广泛的阿拉伯语译事活动,加强阿拉伯语进入通讯手段、新闻媒体和因特网等各个领域和科学技术方面”。可见,在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视阈中,阿拉伯语乃是他们的国家核心利益和核心价值观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因素,其根本原因是阿拉伯语反映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本质,是阿拉伯民族兴衰荣辱命运的历史见证。国少华老师能高屋建瓴地运用文化语言学的方法切入课题,研究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有助于人们能透过纷乱复杂的阿拉伯国家矛盾、动荡、冲突、战乱等报道,较清晰地窥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堂奥,而且也会感受到,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体系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当代,阿拉伯国家实际上也面临着—项严峻的共同任务,即重新确定和构建符合自己历史传统又适应时代进步的核心价值体系。从这个意义看,国老师的专著无疑是应时交出的一部力作。

本书的上编是按历史纵轴全面阐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产生、衍变和发展的全过程,包含了这一特色文化的来源和组成部分,成就和影响,繁荣、衰落和复兴等内容;下编篇幅大于上编,如果说文化语言学反映的是从文化到语言、语言到文化的双向研究,那么,拥有第四、五、六、七、八共五章的下编,不但这种双向的影响研究特点展现得较充分,而且还有以文化为背景对语言现象作出的诠释和分析。下编凸显出作者的语言教授身份——她对词汇、词语、语法、修辞的学养、驾驭和应用,这对像我这样懂得阿拉伯语的读者,自然富有启迪和教益,至少可供借鉴和参考,即便是不曾学过阿语的人,读后似也可感受到,历经一千四百多年形成并不断发展的阿拉伯语,始终与阿拉伯民族波澜壮阔又跌宕起伏的命运相伴而行,它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相互交织、相得益彰的关系,既充分反映了阿拉伯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又是我们了解和识别阿拉伯国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依据。

冷战结束以来,阿拉伯国家在剧烈的国际风云变幻之中,始终是热点问题的频发之地,以它们为主体的伊斯兰文明体系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因此,研究、厘清伊斯兰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问题研究学界难以回避的重要课题。我们曾经设想,从《古兰经》、圣训的原典文本

着手，或通过对阿拉伯经典著作的解读，或选择几部具有影响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专著来进行分析，以尽可能全面准确地作出描述。现在，国少华老师在这一方面是走在我们前面了，她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专著，直截了当地经由语言这个文化的核心要素，展开了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阐释。这种眼光、勇气、能力和水平，不但值得肯定，而且也令人佩服。

最后，还想指出的是，国少华老师为了撰写这本专著，曾到处询问、蒐集资料，还专程到阿拉伯国家去访问，买书、复印，与教授们座谈。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从研究工作的需要出发，花了不少时间去阅读、钻研社会心理学、宗教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著作，努力使自己的阐述论证中规中矩，合乎规范。似可以说，随着这本专著的完成，国老师也实现了一次“华丽的转身”，由一位长期从事阿拉伯语言教学的教授，转向了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学者。现在，国内学习、懂得阿拉伯语的师生中，正在不断涌现出重视并从事阿拉伯问题研究的有志之士，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现象。我谨希望，本书付梓问世后，国老师和阿语同仁们能继续磨杵不辍，积微成著，为中国特色的阿拉伯学、伊斯兰学建设作出贡献。

（作者是上海外国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综合学部委员。）

前 言

在撰写《阿拉伯语词汇学》的过程中，阿拉伯语词语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使我初步认识到语言与文化间的关系对于学习、掌握外语的重要性，激发起我进一步探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阿拉伯语影响的浓厚兴趣。而且，当时在国内外的相关领域，尚无对这一课题的系统研究。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主要是读书与思考，我基本捋清了思路，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在2001年得到批准并获得资助，更加鼓舞和坚定了我对此课题深入研究的信心。尽管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如课题涉及内容庞杂、阿拉伯语的相关参考资料匮乏等，但我最终还是克服了困难，坚持完成了课题——一项艰巨却充满乐趣的工作。在读书、思考、研究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我学到了知识，训练了方法，磨炼了意志，也收获了成果。

本书正是这个项目的研究成果。本书研究阿拉伯语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关系，即阿拉伯语所蕴含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内涵，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阿拉伯语的统一、生存、发展，对阿拉伯语的形式、意义和演变等如何产生影响。从研究内容看，本研究应划归到文化语言学中。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关系的学科，其任务是对凝结在语言中的文化因素进行描写、分析和阐释，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通过对语言状态的分析来观察、分析、了解民族文化的构成；二是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上观察语言的存在和演变。本研究侧重于后者，兼顾前者，故本书重点探讨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环境中，阿拉伯语是如何受到影响，其结构与功能的方方面面在这种影响下产生了怎样的结果。本书旨在使学习、使用和研究阿拉伯语的人们能够跳出传统观念中的语言界限，以更开阔的视野、更深入的理解去重新认识阿拉伯语，更好地驾驭阿拉伯语，使其能够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更主动的作用。

从研究目的看，文化语言学属于阐释性学科。其目的在于阐释语言的人文因素和文化内涵。“所谓阐释的方法就是指对语言结构、语言现象进行分析、说明，把隐匿、蕴含于其中的社会、历史、民俗、观念、道德、思维、物质、自然等文化因素及文化意义揭示出来。有了这些认识，又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

观察语言结构的规律与特点。由于文化语言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发现语言的人文意义，语言于这种研究只是一种材料，只是一种途径，因此，唯有借助阐释，才能达到这一目的。”^① 阐释法也是我们研究采用的基本方法，即通过研究阿拉伯语的语言材料，借助与之相关的阿拉伯民族历史、社会、宗教等方面的文化知识，揭示出隐含于其中的文化因素及文化意义。这里，对阿拉伯语语料的收集、梳理、统计、分析、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工作，这之中也采用了统计、定量分析等描写的方法，以便能够对语言现象有比较细致、相对准确的了解，从而使我们的文化阐释更加扎实可信。

我们在本研究中，注意兼顾宏观与微观：既考虑到介绍课题的背景——语言、文化及其关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基本要素，也关注探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从宏观上对阿拉伯语的统一、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同时我们还在较多的章节中研究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阿拉伯语的结构与意义、演变和使用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我们在研究中还采用了参照比较的方法：一方面是以文化作为语言的参照系，相互参照比较；另一方面适当地在阿拉伯语、汉语，有时还有英语及其各自文化的影响之间进行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在比较的基础上才会发现差异，才能更清楚地阐释问题。在这种比较中，我们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语的相互参照比较为主，以阿拉伯语、汉语及英语之间的比较为辅。其终极目的是为语言的，而不是为文化的，在进行阿拉伯语、汉语及英语之间的比较时，我们更注重求异而非求同的研究，为的是突出阿拉伯语独特的人文属性、鲜明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特质。

本书所引用《古兰经》例句的中文译解，均采用沙特阿拉伯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制厂印制出版、马坚教授译解的伊历 1407 年的版本。

经过五年多的艰苦努力，今天终于可以将这一课题的研究告一段落并通过了结项审批。我之所以称本课题的研究只是告一段落，是因为课题的研究尚未完结，因为语言文化的综合研究所涉内容很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没有穷尽。本人因资料、环境、学术水平所限及时间、精力等方面的原因，致使本书有些部分尚不尽如人意，仍存在欠缺与遗憾，一定还有不少可以商榷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同行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在此我要由衷地感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及北外

^① 苏新春：《文化语言学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47 页。

阿语系对本项目的支持和资助。没有他们的支持和资助，我们不可能进行这类项目的研究；没有他们的宽容，我们也不会完成本课题的研究。我们唯有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尽己所能地完成课题的研究，使其成果有益于我们的服务对象，能够回馈社会和祖国。

目 录

导论	(1)
上编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引言	(11)
第一章 阿拉伯固有文化	(14)
第一节 阿拉伯固有文化的含义	(14)
第二节 阿拉伯固有文化的特点	(15)
第三节 阿拉伯诗歌与阿拉伯固有文化	(17)
第二章 伊斯兰文化	(26)
第一节 伊斯兰教的产生	(26)
第二节 伊斯兰文化的特点	(29)
第三节 伊斯兰初期的学术活动	(35)
第四节 清真寺建筑与阿拉伯语书法艺术	(38)
第五节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与发展	(49)
第三章 与外族文化融合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53)
第一节 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文化与外族文化的接触与交流	(54)

第二节	伊斯兰初期阿拉伯文化与多民族文化的交流	(60)
第三节	阿拔斯时期多民族文化的交融	(65)
第四节	融合了多民族文化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74)
第五节	东西方文化碰撞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复兴	(83)

下编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语

第四章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阿拉伯语的 宏观影响	(95)
第一节	伊斯兰教是统一阿拉伯语最重要的因素	(95)
第二节	阿拉伯语的传播	(101)
第三节	阿拉伯语的完善与发展	(113)
第四节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保护和振兴阿拉伯语的作用	(123)
第五章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语 词汇分布与交流的影响	(134)
第一节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语词汇	(134)
第二节	阿拉伯固有文化与阿拉伯语词汇分布	(136)
第三节	伊斯兰教对阿拉伯语词汇分布的影响	(148)
第四节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语词汇的借入	(156)
第五节	阿拉伯语词语的输出	(175)
第六章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语词语意义	(201)
第一节	词语意义文化内涵的理论分析及其 对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意义	(201)
第二节	阿拉伯语词义的文化标记	(206)
第三节	从阿拉伯语时间词语看阿拉伯民族的 生存方式和认知方式	(212)
第四节	从阿拉伯语空间词语看阿拉伯民族的	

生存方式与认知方式	(236)
第五节 阿拉伯语数字的文化内涵	(260)
第六节 阿拉伯语颜色词的文化内涵	(274)
第七节 阿拉伯语动物词语的文化内涵	(293)
第八节 阿拉伯语语义引申和演变中的文化因素	(306)
第七章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语语法	(325)
第一节 阿拉伯语语法范畴特点	(326)
第二节 语法范畴与思维方式	(340)
第三节 从阿拉伯语语法性范畴看阿拉伯人的 传统观念与思维模式	(356)
第四节 对阿拉伯语被动语态与词根主语句的文化透视	(376)
第八章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语修辞	(399)
第一节 修辞与文化	(399)
第二节 阿拉伯人的生活环境与阿拉伯语修辞	(402)
第三节 伊斯兰教信仰与阿拉伯语修辞	(421)
第四节 阿拉伯历史文学对阿拉伯语修辞的影响	(431)
第五节 阿拉伯人的文化心理与阿拉伯语修辞	(435)
第六节 阿拉伯语语言特点对修辞的影响	(446)
第七节 阿拉伯语修辞的传承、交流与发展	(455)
中文主要参考书目	(464)
阿拉伯文主要参考书目	(470)
后记	(475)

导 论

本书研究阿拉伯语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关系，即阿拉伯语所蕴含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内涵，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阿拉伯语的统一、生存、发展，对阿拉伯语的形式和意义、演变和使用等如何产生影响。从研究内容看，本课题应划归到文化语言学中。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关系的学科，其任务是对凝结在语言中的文化因素进行描写、分析和阐释。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进入本论之前，搞清楚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的产生扩大了群体的社会联系，使动物的群体化关系转化为人类的社会关系。从此，劳动和语言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同时，劳动和语言进一步推动了人脑髓的完善。人通过劳动和语言，逐步建立起对周围世界的概念，从简单到复杂，人的思维能力渐渐发展起来。相应地，与脑髓密切相关的感觉器官也逐渐发达起来。这时，人的“脑髓和为它服务的器官，愈来愈明白的意识以及抽象力和推断力的发达，对劳动和语言又起着反作用，给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以一个常新的推动力”^①。赫尔德指出：“语言是人的本质所在，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他有语言。”“在这里我们基本可以肯定这样一条规律：语言是与人类一同形成、成长、发展和繁衍开来的。”^②

没有语言，人不能成其为人。因此，语言是人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标志之一，研究语言自然离不开研究人。而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并受到这些环境的影响而形成不同的民族，因而语言具有地域性、社会性和民族性。语言的这些属性可以统称为人文性。“语言的人文性是指语言结构体能通过自身的存在状态、分布范围、活动单位等各个方面表现出它所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中种种因素的属性。”^③因此，研究语言必须与这些密切相关的人文学科相结合，才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1页。

② 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6页。

③ 苏新春：《文化语言学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语言和思维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它们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平行的对立面，语言是形式部分，思维是内容部分。语言依赖思维产生，思维的萌芽借助语言成为真正的抽象思维。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分为两层。首先是语言体现思维，或者说语言是进行思维的工具或手段，因为“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形式。思维是人脑反映和认识客观现实的积极过程，它在语言物质材料的基础上形成、存在和发展”。^①其次是语言表达思维，更确切地说，是表达思维的成果——思想。因为思维实际上是人脑反映客观世界的一种活动机能，用适当的表达也可以说是对信息的加工，而“‘思想’指的是人们对思维的具体运用，即人们以思维中的概念和逻辑规则为手段去进行组织判断或推理之类的产物的一种活动及其产物”。^②因此，思想是以思维为基础的。但是，人的思维或思想并不一定都要表达出来，除非有交流的意愿或交际的需求。人们在交流思想和交际活动中使用最普遍的是语言，因为语言表达思想最准确、最便捷。因此，语言成为人类思维的载体，成为能够满足人类自我表达、社会交际的最重要的工具。这就是语言体现思维、表达思想，完成交际需求的功能。

语言不仅体现思维，也影响思维，因为说不同语言的民族，往往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思维方式可能影响他们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但是，在说同一语言的民族中，也存在对世界不同的看法。如同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不同民族中存在不同的文化，其思维方式也不尽相同。而说不同语言的不同民族，经过跨文化的交际和沟通，也会对世界产生相同或相近的看法。比如按宗教划分的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都涵盖了多种说不同语言的民族。在当今信息化、全球化的浪潮中，这种倾向日益增强。因此，我们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相同”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③，有一定道理，强调了语言的本质属性是人文性、社会性，但是又过于偏激和绝对了。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过程中，总会不断创新，不断克服已有语言的限制，使语言在思维的创新中不停地发展。

语言和思维密不可分，但语言并不等于思维。思维是人脑的一种机能，以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为职能。语言是体现人的思维和进行交际的工具。因而

① 王德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② 高名凯：《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5页。

③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思维是全体人类共有的社会现象，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而发展。而语言是民族性的社会现象，与某一具体的全民社团的具体环境密切相关，某种具体语言不仅随着人类思维能力发展而发展，更取决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成分、历史演进、社会变革、信仰改变、政权更迭、经济改革、科技进步等都会给语言打上民族文化的时代烙印。

最早开始深入研究文化的是英、美的文化人类学家。最早将文化作为中心概念提出来并加以系统论述的是英国人类学家 E·泰勒。他在 1871 年出版的《原始文化》第一章“文化科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所谓“文化和文明，若从最广泛的民族志的意义来考虑的话，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的其他能力的总体性的复合”。^①尽管泰勒的定义过于笼统，没有揭示文化的内在本质，但他的定义奠定了文化人类学的基础。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如 C·克拉克洪和 W·H 凯利斯等对泰勒的定义进行了充实，他们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中收集了欧美文献中约 160 位学者对“文化”所下的定义，对之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在此基础上，重新提出了自己对文化的认识：“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它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得并传授，并构成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即由历史衍生及选择而成）的观念，其中观念尤为重要；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同时也可认为是限制人类做进一步活动的因素”。这是 20 世纪对文化最有影响的定义之一。它首次明确提出了人的行为模式是通过语言符号传递、后天习得的，明确了语言在文化中的作用；同时，它首次提出价值体系是文化的核心；而且明确指出文化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限制人类的活动。^② 前苏联的学者卡尔波夫和弗兰采夫将类似的文化界定高度概括为“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我国的学者们受这一界定影响很大，几乎所有权威的词典，如《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包括 1996 年的修订本）都是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进行阐释的。

近些年，我国学术界对文化的关注前所未有的，对文化的专项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的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许苏民的阐述：“文化

^① 转引自庄锡昌等：《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构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0 页。

^② 参见燕生、花伟：“论中西方文化差异”，载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印《文化研究》1999 年第 1 期，第 68 页。

是一个标志着人类在真善美诸方面的发展水平的哲学范畴，是人处理其客观世界的多重现实的对象性关系和解决人类心灵深处永恒矛盾的方式，这种方式表现为对象化为千态万状的文化现象；具体地说，是‘人化的自然’、‘自然的人化’和对象化活动中介的有机统一体。”因为从哲学角度谈文化未免深奥，他随之解释道，文化作为“人化的自然”、“自然的人化”和对象化活动中介的有机统一体，它“包括三个互相联系的领域：作为主体的内在性的人的主观心态的领域，作为过程的对象化活动的领域，作为结果的对象化活动之产物的领域”。其中，“人的主观心态包括心理的表层结构（风尚层）、中层结构（观念层）和深层结构（集体无意识层）；人的对象化活动的产物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形态文化和一切具有物质载体的文化产物。而人的对象化活动则体现着内在价值系统和外在行为模式的统一，使个体认同于群体，使社会得以维系和发展”。因此，“文化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文化的进步所达到的水平是与社会发展的时代性相适应的”。^①

文化是由多领域、多层面、多要素构成的、极为广博又极为复杂的概念。邢福义从其对文化的定义出发，对文化的三个层次及各个层次的内涵有精当的界定：表层——物质层次，亦即人改造自然界的活动方式及其全部产物；中层——风俗制度层次，亦即人改造社会的活动方式及其全部产物；里层——心理层次，亦即人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方式及其全部产物。^②文化的这三个层次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结构，一个与自然相区别的文化世界、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实践水平和人类精神的发展水平。

本书的主题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语，故在这里特别关注宗教信仰与心理文化的关系。宗教信仰是心理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费尔巴哈认为，“在人类文化的进程中，凡是变成了教育、自发活动、人本学的事情，起初都是宗教的事情”。^③汤因比甚至“将以宗教信仰为根基的价值体系视为精神活动的标志”。因为在他看来，“宗教信仰就是文化心理或文化潜意识的集中体现。现存的各个高级宗教之所以能够长期得到广大群众的皈依，就在于它们分别是跟各个主要的文化心理类型一一对应的，都能满足人们体验到的情感需要。”^④

① 许苏民：《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② 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③ 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王太庆译，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④ 转引自张志刚：《宗教文化学导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170页。